

# 一生只种 一亩田

□孙少山

人生边上

无论你的一生多么辉煌,多么艰难,其实也只是一瞬间。梧桐的叶子及早地黄了,落了,它的黄不是杨树的那种杏黄,而是近于红的一种黄,火焰的颜色。春天它刚发芽时的情形我还记得清楚。这里杨树却大多是没经过黄色就已经飘落,落在地下的是一堆无生气的灰。一座普通的庄稼小院,门前打扫得很干净,安放着一块光滑的石头,而墙头上的石块儿就更是每一块都砌得恰到好处,不知道当时费了多少心思。那就是他一生的岁月。他的一生就在这里生活,他心满意足地老了,岁月把他已经消磨得枯萎,头发稀疏而苍白。现在,阳光还照在他身上,风吹过他的耳畔一如当年,此时的风声还能让他想起那头发乌黑的时光。火车飞驰,窗外掠过低矮的山冈,一个农人牵着一头牛走出村子,牛和人一起抬着看着过往的火车,车里的人和山沟里的牛和人一闪而过。车里的人心生怜悯,这个人和这头牛注定要在这些卑微的小山沟里出生在这些小山沟里死去。这条小山沟仅仅是大地的一道皱褶啊,在这样一条微不足道的皱褶里出生和结束。车下的人却在想,这些人匆匆要到哪里去?前面能有他们熟悉的地方吗?那里有他们的家吗?

你错过了这棵小树生长的过程,它在只有拇指粗的时候很是可爱,就像一个孩子似的那么稚嫩,春天的叶子刚刚萌发时,像孩子睡醒刚睁开的眼睛,惊喜地看着这个世界。你错过了这块田里这些玉米生长的过程,春天刚出土的苗儿只有三四片叶子,风吹动时它们没命的摇摆,像急不可耐的孩子要下地奔跑。它们出穗时的样子你更是没见过,那么优雅安闲,像少女一样羞怯地低着眼睛。你错过了,你错过了,即使最普通的一株麦子,它在黄昏时和早晨已经大不相同,在晨光和晚霞中它都有不同风情,更别说从小到大的风景。

归根到底,你的世界是感觉的世界,你不可能顾此而不失彼。你的感觉有限,你不可能看到山顶而同时又看到山下。虽然你有两只耳朵,但只能听到一种声音,除非它们混合在一起。《命运交响曲》是不屈的抗争,《二泉映月》却说出了一种人生的无可奈何,无可奈何。

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梦想,妻妾成群,但那只是梦想而已,你的能力有限,只能真正地爱一个人。就像那支歌里唱的那样,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你的感觉是有限的,你只能在你的感觉范围内享受你的人生,休想多走出一步。你可以不甘,你可以奋斗,你可以走遍世界,但那些都和这个山沟里度过一生的老人都一样,所有的辉煌都只是幻觉而已。鸟儿飞过蓝天,什么也不曾留下。你看那些阿尔卑斯山下的老人,他们守着那数百年的老屋安适地坐在门前,那是他们的祖辈留下的老屋,不曾有过任何改变。他们和他们的祖辈一样,从来也没走出过那片山地。他们安于一生就守着那老屋生活老去。还有那些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人,或是一生只制作胡琴,或是一生只拉胡琴,或是一生只研究天上的星星,一生只写一些别人未必认可的文章。你一生只能种一亩田,一个老农一生只守着一个女人,但是他们一生相处得丝丝入扣,或苦或乐,都能感知。

# 村子里的新闻

□徐亚娟

龍江故事

她们用善良和道义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没有人比她们更懂得这里,没有人比她们更热爱这里,她们始终传播满满的正能量。

这么多年,只要回到老家,我和母亲的对话一般都是这样开始的:“妈,最近村子里有啥新闻?”然后,就是村子里谁家的猪生了娃,谁家的孩子满月了,谁家如何如何。这样的讲述基本也没有什么条理,也不需要太仔细倾听,不需要启发也不要评论,如果坚持听到最后,母亲一般都会结合自家情况谈谈感想。母亲的注意力似乎从来都在别人家,我也习惯了母亲嘴里所有的新闻都是别人家的故事,我家似乎从来都是风调雨顺和美美。母亲就是这样用别人家“鸡飞狗跳”的新闻事件培养了我们兄妹满满爆棚的家庭幸福感,在这个家里“啥都不是大事”。

在方圆一公里有余、百余户人家的农村屯子里,84岁的母亲以其眼明、腿勤、身体硬朗、性格豪放的优势,掌握了村子里大量的一手新闻线索。离开老家30多年,我之所以一直觉得自己和这个村子还保持着那种没有丝毫陌生感的“熟”和满含切肤之痛的“亲”,现在想来应该是得益于母亲这样源源不断地输送给我的这个村子里从婚丧嫁娶、子嗣繁衍,到发家致富的家家户户的信息。

“妈,最近村子里有啥新闻?”“能有啥新闻,80岁以上的老太太就我一个啦,70岁以上的还有仨,只要我没有新闻那就啥新闻没有。屯子里的新闻咱也听不着啥。”我一听最近这口气不对呀,这显然是在江湖上受了委屈的口气啊。吃饭的时候,母亲又来了兴致:“今年的蘑菇可值钱了,赵燕卖蘑菇挣了2万多块钱。”旁边的嫂子撇撇嘴:“妈,你可别瞎说了,人家赵燕说的是,蘑菇加上秋天的药材挣了不少钱,一年下来副业能挣2万多。”嫂子把脸转向我:“你说咱妈啥都听不清,还啥都想打听,咋整。”赵燕是我的中学同学,人倒是精明能干,是农村过日子的好手,但对于采蘑菇能挣这么多钱我也还是心存疑虑。那边嫂子说完话,妈的脸早就阴云密布了。“妈,蘑菇多少钱一斤啊?”“40块钱一斤。”看看桌子上的辛炒蘑菇,我瞬间都有点心疼了。“一般能采多少天?”“要是一直不下雨就能采10天,要是下雨多,也就一星期,山上的蘑菇见雨就烂了。”“一天能采多少斤?50斤?”“上哪儿能采那么多啊,都是山上野生的又不是地里种的,近处的山上没有,远处的山上开车去也都被人走遍了。”“哦,那全屯子一天采蘑菇能采50斤?卖2000块钱?”“那也够呛。”母亲到后边的回答底气就越来越弱了,脸色缓和后就有了几分小孩子做错事羞怯的样子了。对于母亲的虚假夸大的新闻就算我有心给她台阶,也无能为力了,我和嫂子会心一笑。

最近几年回家时我惊异地发现,我那性格内向大家闺秀一样的嫂子居然深得母亲的传承,也开始战斗在村子里的新闻一线了。嫂子在孩子们成年离家后的近10年时间里,开始参与村子里决定各家各户幸福生活指数的大事了,比如,谁家的儿子要娶妻生子,谁家的闺女嫁入豪门,谁家的媳妇外遇婚变。至于调解家庭婆媳矛盾、邻里纠纷这样的事情基本就是皮毛小事,我甚至亲眼见过嫂子不愠不火地指导邻居家教育子女,指导一户人家发家致富。所以,基于这样的工作能力,来自嫂子这里的新闻都是村子里的高端大事,都是重大级别的新闻事件,而且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嫂子这里的新闻超级真实,时间地点人物准确翔实,新闻脉络清晰,最后事件的结果几乎都是在嫂子的策划下取得了圆满结局。所以,在我家的新闻队伍里,嫂子应该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嫂子心灵手巧性格稳重,在村子里威信极高。一般回到老家,如果行色匆匆,来了稍做停留就要回去,那就只能听听母亲那些没有秩序没有出处的小道新闻。只有在家住上一晚上,在嫂子做完了家务,村子里都安静下来的时候,嫂子才会安闲地坐在那里,妩媚地一笑,然后轻声细语地开口问我:“你还记得沈二娘家吗?”一般这样的语句开头就意味着重大新闻出现了。“记得啊,当然记得啊。”我有时候会想,我回到家克服生活上的诸多不适应住上一晚上,其实很多时候,我就想听嫂子聊聊天。嫂子从沈二娘家的小女儿不肯好好读书16岁辍学打工开始,一直讲到这个女娃到如今35岁经历家暴、离异,最后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屯子里艰难度日,最后嫂子帮着她撮合了和靠普能干的二哥的婚事,开始过起了小日子。在这种时候我会体会到来自母亲的那些断断续续的小道消息质量太低了,瞬间传说的实效性新闻一下子在嫂子这里成为具有深度嫂子说完话,妈的脸早就阴云密布了。“妈,蘑菇多少钱一斤啊?”“40块钱一斤。”看看桌子上的辛炒蘑菇,我瞬间都有点心疼了。“一般能采多少天?”“要是一直不下雨就能采10天,要是下雨多,也就一星期,山上的蘑菇见雨就烂了。”“一天能采多少斤?50斤?”“上哪儿能采那么多啊,都是山上野生的又不是地里种的,近处的山上没有,远处的山上开车去也都被人走遍了。”“哦,那全屯子一天采蘑菇能采50斤?卖2000块钱?”“那也够呛。”母亲到后边的回答底气就越来越弱了,脸色缓和后就有了几分小孩子做错事羞怯的样子了。对于母亲的虚假夸大的新闻就算我有心给她台阶,也无能为力了,我和嫂子会心一笑。

最近几年回家时我惊异地发现,我那性格内向



你养老”。后来听说,整个镇子上,我家这个村子的人几乎全都是第一批办理了养老保险。比如村子里要安装自来水,这样的工程需要政府、村里、村民三方出资完成,在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母亲和嫂子都会显示出她们强大的宣传优势,举出因为水井打出来的地表水某些矿物质含量超标孩子们回到家里不肯洗脸的实例,在村民们中间宣传使用自来水的诸多好处,我家的村子比周边的村子早很多年用上了自来水。令人惊叹的是在引领村子春种秋收、农药化肥、家畜养殖、饮食文化方面,我的嫂子和母亲都表现出来异乎寻常的引领能力。

也是在同一个村子同一个家园这个平台上,我也发现,母亲和嫂子在村子里新闻这块领地上的竞争和纠纷,只要有机会,母亲言语间就会表达一下对于嫂子“欺行霸市”的不满。嫂子对于母亲作为“新闻前辈”不肯退出舞台不服老的傲慢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一般在母亲做新闻发布的时候,如果不是自家人在一起,嫂子从来都表现出微笑站台的态度,让别人看到“我家老太太说啥都是正确的准确定位”。只有在我们面前,嫂子才会表现出来那种充满戏剧效果的举动,“妈妈呀,你可千万别再乱说,太吓人啦!”好在母亲的

新闻受众越来越少了,屯子里70岁以下的乡邻几乎都站到了嫂子的队伍里,70岁以上的几位基本也是你聋我也听不见,你说你的,我说我的这样的状态。倒是家里这些读书工作的孩子们在节假日回家,居然都无一例外地喜欢奶奶新闻标题党一样耸人听闻地讲起村里的趣事,然后在朋友们中间炫耀般地讲起这两位“新闻工作者”的事迹,一边讲一边笑,直到笑出眼泪,直到传播到全国各地。

作为村子里的“新闻工作者”,这么多年,母亲和嫂子真的是“脚下有泥,心中有光”,她们用善良和道义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没有人比她们更懂得这里,没有人比她们更热爱这里,她们不会写字,她们却始终传播满满的正能量。她们诚实传递着国家政策在这里开出的花结出的果,自然界的春华秋实。

有时候,我就会想,这个边远的山村至今民风纯朴,乡邻和睦;那些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们始终心中有情义,肩上有担当;那些走进大都市、走出国门的他们,心心念念地不忘这座大山里的村庄,时时在心里丈量自己和小村的里程……这一切精神的滋养和力量,来自母亲和嫂子,来自村子里和母亲、嫂子一样善良的乡亲们。



# 温馨的端午

□李林

浮生记

年轻时不经意的细微之节,在耄耋之年,却倏然间倍感亲切起来……

五月端阳,是个幽幽多思的日子,也是个清新淡雅的日子,轻得像夏夜的风,淡得像松花江老头湾在无风的日子里隐约可见的涟漪。

端午节,轻轻地来了,又轻轻地走了,没有振奋的鞭炮锣鼓,没有没完没了的叩首揖拜。清风白云,梨花带露,空谷足音,虫唧蛙鸣——一处子般的恬静与清新,我喜欢。

前些年,我喜欢清晨去踏青,在郊外青山,在溪水河畔,在碧绿的草场,畅游美景、采撷花草、结伴嬉闹,折一枚柳枝,采一把艾叶,回家挂在窗前,再把红红火火的各色彩纸叠成的葫芦,拴挂在柳枝上。

一处原本平淡的小家,立马就生机盎然起来。

这几年,年岁大了,脚步迟了,身子懒了,似

乎无心踏青赏景了,夜晚又浅睡与失眠,早晨就喜欢恋床与辗转挪腾。

待到红日高照,家人催我吃早餐,我才庸庸懒懒地起床穿衣。可一抬头,却看见挂壁的电视左上角,垂着一个造型精美的红色小荷包!我上前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自言自语地笑言:真挺好看。可当我又慢悠悠地穿袜子时,却发现脚脖子上,系了一根五彩斑斓新颖别致的丝带!我问:这是谁什么时候给我系的?贾先生说:你睡觉时你姑娘给你系的。

我在胸腔里一笑,呵呵,我女儿是怕老爹过早地“跑”了哇!我自问自答:那葫芦也是小波买的啦。

女儿并不富有,但女儿的心,总是缜密的,女儿的手,总是纤巧的。

这几年,年岁大了,脚步迟了,身子懒了,似

我用手捻搓着系在脚脖子上的丝绒绳,笑容,像自来水般在脸上喷洒开来,身体的柔软部分遽然间跌落在蜜糖里,一个久违的词——温馨,突然就溢到大脑的全部。

温馨,像五月的清风,从不喧嚣造势,轻轻地来到你的身旁,融溶到你的心里。温馨,像一位儿时好友,带着童真般的真挚,暖暖地亲亲地贴在你的肌肤上。温馨,不需要豪宅巨款和红顶权贵,只需要一指纤细的拨弄,就会让你的心甜甜的、酥酥的,像半开的花,像微醉的酒……

人老了,企盼儿女们的关注,渴望的是温馨。

年轻时不经意的细微之节,在耄耋之年,却倏然间倍感亲切起来,我不知,这是衰草暮阳的寂寥,还是人到晚年,退去了浮光掠影返璞了的生命的真谛……

# 包着香草的荷包

□王宏

月色

挂在家里的荷包不仅一整年地包含着节日的气氛,也包含着香草般的生活气息。现在,它已是我一年又一年的等待。

每到端午节的前几日,龙凤商贸城门前就变成了临时的节日大卖场。大大小小的葫芦、有粗有细的五彩线、五颜六色的气球、各式各样的小玩意,浓浓的节日气氛便在这色彩缤纷和喧嚣的热闹中弥漫开来。

每年这时候,我都喜欢到这里逛上一会儿,东看西看地就想挑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可多数时候面对那些从生产线上下来,家家都是一个样式的商品,总是挑不到自己想要的那个,于是就会随便买了一个回去,节日过后没两天就扔掉了。

五年前,端午节的前一天,我像往年一样来到了热热闹闹的市场,蓦地,一股香气随风入鼻,顺着香气回身寻望,看到在市场一个拐角处的墙边,一位背有些驼的老妇人,面前立着一个十分简易的小架子,架子上面挂着一串串荷包。没有叫卖声,老妇人和荷包都安静地在那里等待着别人的问津。这一场景吸引了我。老人看我过来了,还没开口,满脸核桃皮似的皱纹就和眼睛一起笑了,说:“姑娘,你看这荷包,都是手工的,自己做的,里面有香草,香味可长远了呢,来,看看,不贵。”“奶奶,这都是您做的吗?”“是我自己做的,每年冬天就开始买原料做了,我岁数大了,做得慢,得做一冬呢。”“您多大年龄?”“84岁了,我眼睛不花,能看见,你看这个荷包缝得好看不?”我把二十多个荷包一个个拿起来看了一遍,不是在挑选,而

是在欣赏。这把年纪的老人是如何把一些琐碎的布片和一些小装饰一针一针地缝在了一起,而且还把天然的香草也一并缝了进去,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它们变成了又好看又好闻的荷包?我问老人:“这些都能卖出去吗?”她说:“不一定,就是都卖出去能卖几个钱?我就是喜欢,卖不出去就挂在这儿给大家看,愿意买就买,不买就看,过节了嘛。”有个买荷包的人走过来想买,跟老人讨价还价。我想,她不应讨这个价的,因为单就一个84岁的老人,能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一种喜欢的执着绣进荷包,这带给我们的便是无价的了。

我把老人绣的荷包挂在了家里的窗梁上,有时也变换它的位置,家里来了朋友我都会给他们讲讲荷包的来历。看着荷包,闻着淡淡的香草味,我就想着下一个端午节,老人和她的荷包还会如期出现在那里吗?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老人和她的荷包都如期地出现在了那里,我也如愿地一年又一年地从老人手里接过她赐予我的荷包。如今,家里已有四个荷包了,它们是我装饰过的房间里最惹眼,最特别,也最有味道的一道风景。

今年端午节前我又如期前往,在老位置没有见到老人,心不禁一沉。我疑惑地环视了一下四周,老人和她的荷包出现了!原来她换了地方,她把原来的那个位置让给了一个卖花的老人,她说她在哪儿都行,有个地方摆上就行。是啊,无论她

